



〔日〕冈田秀文◎著 袁斌◎译

暗殺

豊臣秀吉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日〕冈田秀文◎著 袁斌◎译

暗殺

豊臣秀吉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丰臣秀吉，原名木下藤吉郎，幼名日吉，出生于日本战国时代（十六世纪）。在层级分明的战国时代，仅用了其一生的时间，便从当时社会最底层的贫民，一跃成为位极人臣、权倾朝野的“天下人”，一统乱世，称霸天下。此举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秀吉本无子嗣，晚年让位于外甥秀次，却老来得子，由此引发继承人之争。外甥秀次手下重臣木村常陆介为此绞尽脑汁，甚至委托盗贼五右卫门实施暗杀秀吉的计划！而秀吉近臣石田三成与前田玄以为保护主上，将有怎样的对策？

究竟谁成为了最后的赢家？

建议上架：推理小说

ISBN 978-7-5075-2639-4



ISBN 978-7-5075-2639-4

定价：25.00元



〔日〕冈田秀文◎著 袁斌◎译

暗殺

豊臣秀吉



华文出版社
Sinoeul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暗杀丰臣秀吉 / (日) 冈田秀文著; 袁斌译.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5075-2639-4

I. 暗… II. ①冈…②袁…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52439号

北京市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9-4205

Original Japanese title: TAIKO ANSATSU

Copyright © 2002 Hidefumi Okada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BUNSHA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OBUNSHA Co., Ltd.
through Owls Agency Inc., Tokyo.

本文翻译自日本光文社2004年文库版。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使用权归华文出版社所有

暗杀丰臣秀吉

著 者: 冈田秀文

译 者: 袁 斌

责任编辑: 李 庆、魏 燎

责任校对: 华 一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bs.com.cn>

投稿邮箱: hwbs@126.com

电 话: 总编室 010-58336255 责任编辑 010-5833625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

开 本: 890×1280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170千字

版 次: 2009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2639-4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章

故事发生在太阁^①秀吉即将迁居前往伏见城^②的文禄三年^③（1594年）7月底的一天。这一天，秀吉及其一家老少全都齐聚于大坂^④城本丸奥殿的大堂中，为其独子阿拾举办周岁庆生大典。

落座于高出一截的上座的，是将阿拾抱于双膝之上的太阁和北政所^⑤，以及他们二人的外甥关白^⑥秀次。落座于上座左手边的有任大和中纳言的秀保^⑦、三好吉房^⑧、木下家定^⑨等人。而大堂右侧则顺次坐着淀夫人^⑩、京极夫人、加贺夫人和三之丸夫人等秀吉的一干娇艳脱俗的爱妾们。

“少主安然无恙地迎来生辰，实在是可喜可贺。”

在秀保代表一家老少致上贺辞之后，女官们把一块刚刚捣好的白汽缭绕的年糕抬上了大堂，毕恭毕敬地放在大堂中央一块金银刺绣的垫子上。秀吉抱着阿拾起身从上座走下，把阿拾放到年糕之上。

注①：正式名称为“太阁下”，狭义是指将摄政或关白职位传给兄弟或子嗣的人。到了现代，该含义演变为指安土桃山时代已将关白职位让给丰臣秀次的丰臣秀吉。

注②：这里指的是丰臣秀吉作为自己隐居居所的第一代伏见城，即指月山伏见城，后毁于1596年的地震。

注③：丰臣秀赖（文中的阿拾）生于文禄二年（1593年），同年，丰臣秀吉57岁。

注④：古代地名，现大阪市的一部分。

注⑤：北政所原指由天皇旨赐予摄政或关白的正室的称号，后人用来专指丰臣秀吉的正妻高台院。

注⑥：代天皇行使政权的官职，是实质上的最高统治者。

注⑦：丰臣秀保（1579—1595），丰臣秀吉的外甥，后来被秀吉收为养子。

注⑧：三好吉房（1522—1600），丰臣家的家臣，官职为武藏守。他是丰臣秀次、秀胜、秀保等人的父亲，比义弟丰臣秀吉年长。

注⑨：木下家定（1543—1608），丰臣秀吉的正室高台院的兄弟。

注⑩：淀夫人（1569—1615），丰臣秀吉的侧室，育有弃（鹤松，夭折）和拾（秀赖）。

在孩子出生后的一周年之际让其接受作为食粮的年糕，这一仪式的形式多种多样，却是一种在日本全国各地随处可见的风俗习惯。让孩子站在年糕之上，其中所蕴含的或许是希望孩子能够脚踏实地的心愿吧。

阿拾身穿加贺中纳言前田利家恭送的礼服，或许因为觉得此时脚底下的感觉颇为有趣吧，脸上露出了天真无邪的笑容。他就如同是在原地踏步一般，在年糕上走了两三步。

“喔，阿拾会走路了，他会走路了啊。”秀吉一边拍手一边用目光巡视了一下身边的众人。

即将迎来一岁生辰的幼儿站着迈步倒也不算是稀罕事。尽管如此，众人却还是附和着秀吉的欢喜之声，发出了惊叹不已的呼声。因为众人心中都明白，此刻自己该扮演的角色并非冷静的观察者，而是狂热且盲目的追捧者。

看到阿拾被年糕绊住了脚，蹒跚欲倒，秀吉连忙一把抱住他，亲了一口。而阿拾也如同往常一般，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嫌恶之情，还把脸凑近秀吉那满是皱纹的嘴角边。

秀吉亲了阿拾一阵，感觉阿拾开始在自己的臂弯里微微挣扎着晃动身体。他低头一看，发现阿拾所站的垫子上，一滩水印正在蔓延开来。

“尿了，尿了。”听到秀吉的叫声，女官们赶忙跑上去为阿拾更换尿布。而淀夫人和其他的侧室们也都团团围住了阿拾，用手中的木马玩具和洋画片^①哄他开心。

和早天的鹤松比起来，阿拾不但身体结实而且镇定自若，既不怕事也不怕生。尽管秀吉明知自己这么想有些过于溺爱，却也不由觉得在女官和侧室们的团团围聚之下，这孩子身上隐隐散发出一种王者之风。

“唯愿这孩子能够多福多寿。”秀吉把人见人爱的阿拾抱在怀中，心中再次念起了自己夜复一夜向上天祈求的愿望。

如今，他能够做的也就只有祈愿了。

注①：手掌大小的方形或圆形厚纸片，正面印有各种花样。游戏时，两个人以上的玩家均扔出自己的洋画片，敲击地面，别人的翻过来就算赢了。

他很清楚，自己或许是已经等不到亲眼看着阿拾元服，看着他作为不可动摇的丰臣政权总帅君临天下了。而近来已经深切地感受到自己正在日渐衰老的秀吉，心中一旦想到这一点，就会感到一种近乎抓狂的焦躁。

战国乱世的景象依旧历历在目，以下犯上的事例依旧屡见不鲜。而此刻，眼前的丰臣政权本身就是以下犯上的产物。一旦回想起自己当年也曾经从主公织田信长的嫡孙三法师^①手中篡夺实权这件事，秀吉很清楚阿拾的将来不容乐观。

如果把秀吉对阿拾的这种令人感觉超乎寻常的溺爱之情，看作是他身临绝望之渊的强烈不安的表现，似乎也就不再那样令人感到费解了。而这一点对步入中年之后，人生便一帆风顺的秀吉而言，正是他心中最大的挫败。

“为了阿拾的将来，还有什么可为他做的事呢？”

秀吉心里很清楚，在权利斗争所掀起的洪水猛兽般的破坏力面前，所有的设计安排全都形同虚设。但他却依旧想要做些什么，让自己悬在半空的心有个着落。

秀吉心中的这番想法，伴随着他虚无的视线在半空中来回游荡。

他找到了一张苍白的脸庞。他的脸上泛起有气无力的微笑，视线与对方交汇，对方一脸不快地低下了头。

两刻^②后的傍晚，秀吉与方才那位脸色苍白之人相对而坐。在这座绚丽豪华的大坂城内，唯有这一处名为“山里曲轮”的四席^③大小的茶室之中，还依旧保留着自然的风情。

“如何？”秀吉开口问道。

“很好。”关白丰臣秀次^④苍白的脸色变得愈发苍白，开口答道。

二人此刻商谈的话题内容显然并非茶汤，而是关于阿拾和丰臣政权的将来。方才，秀吉向秀次提议，说是将来把日本五等分，由秀次来统治其中的四分，而让阿拾来统治其中的一部分。

注①：织田秀信（1580—1605），织田信长的嫡孙，幼名为三法师。

注②：一刻为30分钟。

注③：日本的面积单位。一席约为900mm×1800mm。

注④：丰臣秀次（1568—1596），在天正十九年（1591年）秀吉之子鹤松死后成为秀吉的养子，同年，获得禅让的关白职位。

在秀次冷淡地答复他的建议之前，秀吉已经对自己的提议感到后悔了。不管对方是拒绝还是接受，他心里都不会痛快。

说出这番连他自己都无法感到满意的提议之后，他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欲望竟然如此之深。

——他想把一切都留给阿拾。

秀吉的心愿仅止于此。他不希望自己此生赤手空拳打拼下来的江山就这样成为他人的囊中之物。如今，他曾一度不再幻想的亲生骨肉降生了，而将自己亲手积累下来的财富和权力全都留给亲生肉肉的这番心愿，倒也无可厚非。

而秀次对他的这番心愿也是心知肚明吧。

既然如此，那又为何迟迟不肯主动让出关白的宝座，甘愿臣服于阿拾呢？

秀吉怒火中烧，望着秀次那张面无表情脸。

如果秀次能主动让位，从旁辅佐阿拾的话，那该有多好啊。心中一生此念，方才秀次理所当然般接受了自己提出的分割日本的提议，在秀吉看来，就连这一点也成了难以饶恕的背叛行为。

——你小子到底是多亏了谁，才有今天啊？你如今能高坐在这关白的宝座之上，不也是拜我这个出人头地、位极人臣的舅父所赐吗？如果没有我秀吉的话，那么你小子一家直到今天，也一定还在尾张中村当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百姓。而我如今也没说要你奉还领地，你只用答应一件事：甘愿把关白的宝座奉还给阿拾，这就行了。为何你就不愿开口呢？

秀吉强压着心中的怒火，才忍住没有伸手揪住秀次的衣襟，如此质问。

因为此刻如果得罪了秀次的话，那么到头来吃亏的还是秀吉自己。虽然稍有差池，秀次就会成为挡在阿拾前路上的一大障碍，但如果能够善加利用的话，他也会成为可以仰赖的一大屏障。对大限将至的秀吉而言，无论如何也要让秀次成为支撑阿拾和丰臣家的一大支柱。

秀吉略带恭敬之意地递出茶碗，道：“你千金和阿拾的婚事……”

听到秀吉的话，秀次微微一笑。在秀吉的眼中看来，他这笑容

便如同是在怜悯施舍一般。

在阿拾刚出生三个月的时候，秀吉便提出了阿拾和秀次之女的婚事，而当时秀次也一口答应了下来。可在那之后，这件事就再也没有丝毫的进展了。当然，婚礼的日程也尚未定下。秀吉对此心急如焚，期盼此事能够尽早解决，令阿拾的地位变得坚若磐石。

“此事在下已经全权委托常陆介^①处理了。”秀次答道。

这话令秀吉感到有些不满。倘若秀次心中确实在认真考虑此事的话，那么就不会把事情交给其家老^②常陆介木村重兹，而会自己亲自处理此事。

而如今他的口吻听起来似乎对此漠不关心。如此一来，就算秀次做了阿拾的岳父，估计也不能期待他成为阿拾的坚强后盾。

“果然当初就不该操之过急地把关白之位让给秀次啊。”

这番在阿拾出生后曾无数次袭上秀吉心头的悔恨之情，如今再次膨胀了起来。

在过了知天命的年纪而老来得子的鹤松早夭之时，他没想到，自己此生还能够再次看到亲生骨肉的降生。而且当时正面临出兵朝鲜，受形势所迫，必须尽快决定自己身后的继承人。

尽管秀吉膝下有着宇喜多秀家^③、结城秀康^④等为数众多的养子，但几乎没有哪个和他有着血缘关系。

他自己最喜欢的秀家是和自己毫无半分瓜葛的备前冈山豪族宇喜多直家之子，而性情豪迈、气宇不凡的秀康则是自己死对头德川家康的次男。尽管秀秋^⑤倒是自己的正室北政所的外甥，但此人生性蠢笨，秀吉丝毫不愿指名由他来做继承人。而在这些人当中，与自己血缘最近的就是姐姐的儿子秀次了。在秀吉眼中看来，也还勉强算个人物。

虽然秀次性格纤细，略有点神经质，但他热爱文艺，也有不偏不倚的识人之才。作为第二代继承人，算是个稳妥的人选吧。

注①：木村重兹（一一1595），丰臣的家臣。

注②：家臣中地位最高的职属，以众人会议的形式辅佐政治和经济。

注③：宇喜多秀家（1572—1655），丰臣政权下的“五大老”之一。“五大老”是指丰臣政权末期最为强势的五家大名。

注④：结城秀康（1574—1607），德川家康的次子，后为丰臣秀吉养子。

注⑤：小早川秀秋（1582—1602），木子家定之子。

秀吉并不认为，当时的判断是错误的。但是，情况变了。

该怎么做，才能确保今后的政权会移交到阿拾手中呢？秀吉对此感到头痛不已。

看到这样的秀吉，秀次说道：“阿拾少主的婚事，如今也还不必操之过急。毕竟他今天才举行了周岁庆生大典。”

秀次的一番话如同寒冰一般，冷冷地刺入秀吉正值困窘的内心。

这天晚上，秀吉前往二之丸^①探访了淀夫人。稍稍逗哄了一下阿拾之后，他匆匆离开二道城，来到西之丸^②的京极龙子屋里，盘腿坐了下来。

他此时刻意避开阿拾，为的正是稍稍让自己冷静下来，好好考虑一番。

龙子一边为头枕在自己膝上的秀吉扇着团扇，一边问道：“殿下您在想什么呢？”

“你觉得我在想什么？”

龙子歪着头道：“臣妾不知。”

秀吉头枕着龙子的膝，闭上了眼睛。尽管他之前的思绪被龙子打断，但他并无感到不快。

龙子这个京极家的千金，是秀吉杀害了其前夫武田元明才弄到手的最为宠爱的妾室。她不仅拥有天下第一的美貌，同时，她既没有淀夫人的高傲，更没有北政所的粗俗。她平日颇有大家闺秀之风，沉稳娴静，同时对人却也体贴入微。因此每当秀吉心中有烦恼和心事的时候，就会到龙子这里过夜。

虽然生性寡言的龙子在秀吉面前也很少主动开口，但只要在她身边的话，秀吉就能安心地沉浸在思考之中。

倘若龙子和自己能有个孩子，那该多好啊。

即便是现在，秀吉心中不知为何忽然闪过这个念头。

倘若如此无望的梦成为了现实的话，那么自己也会如同溺爱阿拾一般，对这孩子疼爱有加。而且之后也必定同样会为了让这孩子继承家督之位而困扰不堪吧。

注①：即二道城墙以内部分。

注②：西面的分城。

……到头来，和眼下没有丝毫改变。

秀吉的思绪在头脑中绕了一个大圈子之后，再次回到阿拾的身上。

“除了除掉秀次之外，就再也没其他的办法可保得阿拾的安然无恙了吗？”

然而，除掉秀次这办法，是一把会大大削弱丰臣家实力的双刃剑。今后将会危及阿拾威胁的，并非只有秀次一个人。更加令秀吉忧心不已的是，在自己死后，诸大名们都会采取怎样的行动。

“倘若秀次能够改过自新，全力辅佐阿拾的话，那该有多好啊。”

思绪在脑海之中毫无结果地来回萦绕。

秀吉深知自己内心的弱点，那就是对身边的亲人倾注了过多的爱。

对秀吉而言，秀次同样也是一个可爱的外甥。他至今依旧记得，秀次还在襁褓中时，把他抱在双臂之中那种柔软的触感。自己亲自教他如何骑马，如何指挥全军，如何处理家政，视如己出地疼爱并抚养他长大成人。

如今自己是否真能狠下心来亲手杀掉他呢？

此外，秀次身边妻妾成群，为秀次生了不少孩子。倘若真把秀次给杀掉的话，那么也必须将他们斩草除根，以防夜长梦多，否则他们日后难免把阿拾视作杀父仇人。

倘若要杀害秀次，那么势必会造成丰臣一家尸山血海。

“我实在是做不到啊。”

但如果就这样束手无策，任凭事态发展下去的话，阿拾的将来就岌岌可危了。

秀吉轻轻抚摸着龙子搭在自己肩上的手，陷入了绝望。

第一章

一

自打在大坂城为阿拾举办过周岁诞生庆典算起，已经过了八个月的时间。

一天，卖馒头的小平太跑去找五条室町的磨刀师傅五助，告诉了他一个消息。说是京都所司代的官差们正在三条衣棚町那边一家挨个儿搜查。

“出动了四十多个官差呢，看情形，估计这次要缉拿的人，可是继去年被处以烹刑的石川五右卫门之后的又一重犯啊。”

好事的小平太央求五助陪他一起去，看官差捉拿要犯。五助拒绝之后，小平太又连忙跑了出去，估计是又跑到附近的人家散布消息去了。没一会儿，小虎和石千代两人来到了五助的身旁。

“所司代那臭秃驴似乎是听到了什么风声。我已经让长丸到衣棚町那边去打探情况，但估计风之助和猿松已经被他们给擒住了吧。”说罢，小虎把两手抱在了胸前。

石千代点了点头，皱眉道：“倘若风之助他们被擒的话，估计这里也会被所司代查出来的，或许他们会把其他的藏身之所也全都供出去的。”

五助依旧背对两人，打磨着邻家卖白布的寡妇送来的菜刀。他随着磨刀动作而上下起伏的背影之中，隐隐散发着一股不可侵犯的气势。

小虎和石千代还想说些什么，均被五助背影的气势所震慑，闭口不再言语。

不久之后，前去衣棚町那边打探情形的长丸也回来了。

“情况如何？”

对于小虎的问话，长丸摇了摇头。

“风之助和猿松被官差们五花大绑，已经押解到衙门里去了。”

“不知那两个家伙能撑多久啊。”

长丸一边在胸前画着十字一边答道：“嗯，毕竟去年刚出过事，估计所司代的官差会对他们大刑伺候的。风之助姑且不论，估计猿松那家伙顶多也就只能撑上两刻的工夫。”

石千代听了之后，朝着五助的背影欠身道：“头儿，刚才您也听到了。过不了多久，官差肯定也会把这里给包围起来的。咱们还是赶快撤吧。”

长丸嘟起嘴说道：“等等，石千代大哥。你是说咱就这么丢下风之助他们不管了吗？如今咱都还没给团八大哥和千吉大哥报仇呢。”

“现在还不到时机。眼下还是先躲起来避避风头比较好。风之助他们也会盘算怎么靠自己的本事逃出来的。”

“你这话说得可有点儿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啊。”

“你说啥？长丸，有种你再说一遍？！”

石千代和长丸两人一起站直身子，睁大了眼瞪着对方。

“你们俩都给我闭嘴。”

听到五助微带怒气的低沉嗓音，两人都蔫了下来，缄默不语。五助缓缓地把菜刀放到一旁，从木箱里拿出一封摺成纸捻子的书信。

“你现在马上跑一趟，火速把这封信送到我跟你说的宅子